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03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萝卜

□河北临城米丽宏

孟浩然有句诗写田园之乐,“开轩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。我猜,诗人面对的圃园里,定是有着几垄青青萝卜的。诗人口中的桑麻未必有它,但一畦畦葱葱萝卜,确是晚秋妩媚动人的秀色。

有童心的人,看垄上挺立的大萝卜,很容易就此跑进童话中去。蓬勃绿缨子下,萝卜已探头探脑;等不及人拔,它好像自己把自己拔出来了!露出的那一截儿,有的是玉白,有的是绯红,还有的,是翠青,肤色润泽,色彩妖娆。

好像是大家共同商量好了,在这暮秋初冬,都要把最美的姿容拿出来似的。

拔萝卜时,弯腰将萝卜缨子双手一抓,水灵灵抱个满怀,翠绿裙裾般一大蓬。说实在的,那缨子,触着肌肤感觉有点扎,扎也别松手。“哼哨”一下,拔了出来,萝卜轻飏风中,长长缨子随风飘舞。那一瞬间的情景很入画——拔萝卜的人,就像抱着个绿衣女子在田埂上跳舞呢。

那时节,山野已岑寂下来,最晚收的红薯也被刨出土,装在筐子车子里,红艳艳一路如火如荼回了家。四下里的大树正在落叶,喇的一枚,喇的又一枚;白菜把芯儿裹得紧紧的,冬麦苗儿鲜嫩如一缕云气。只有这萝卜,如此葳蕤,如此招摇,孔雀开屏般,把空气挤得叠了层。

收完萝卜,冬天就到了。

初冬的傍晚,放学回家,见娘正用井水洗萝卜。玉白的大萝卜,横放在那,肥肥嫩嫩,亮得晃人眼。娘用刀旋下一块儿给我,说:嚼嚼,去火气。我抓过来一咬,萝卜发出“咔嚓”的脆响,像小伙伴在耳边惊讶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烟火人间

## 梦想

□山东淄博李秀芹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物资匮乏,有些家里孩子多,姊妹几个睡在一张床上。冬天睡冷屋子,床板上铺些草,再在上面铺一张草席,姊妹几个挤在一床被子里,身下连床褥子都没有。

我们家条件略好,父亲当教师,每月都有工资,母亲又精打细算会持家,家里床上铺盖倒是有,但到了冬天也是睡冷屋子。立冬后,我们家的饮食发生了变化,母亲每顿饭都会做汤,熬一锅白水萝卜汤,或白水白菜汤,有时在里面滴上几滴油,有时汤里半点儿油花也不见。吃饭时,母亲在炉火上烤热了煎饼,我们喝着菜汤,就着咸菜,吃得热气腾腾。

家里有一幅画,上面画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,每次吃饭时,母亲都说,等父亲涨了工资就给我们买一兜小干鱼烤了吃。母亲说这话时,我就瞥一眼墙上的那幅画,仿佛鱼就在眼前,已经闻到了烤熟的小干鱼的香味儿。想起母亲给我们讲的一个笑话,说是从前村里有个财主,家里有钱但却抠门,一天财主家儿子想吃鱼了,财主就给儿子画了一条鱼,让儿子吃一口饭看一眼鱼,用意念吃鱼。谁知道儿子吃了一口饭看了两眼

家庭相册

## 木槿

□如东桑云梅

如紫色小葵,五片成一花,枝干花苞竖直向上,夏日雨后,吮吸雨水捧映雨滴,美得明媚、张扬又独立的花,是从诗经走出来的美女——木槿。《诗经·郑风》: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,佩玉琼琚。彼美孟姜,洵美且都。有女同行,颜如舜英。将翱将翔,佩玉将将。彼美孟姜,德音不忘。

舜华和舜英,指的就是木槿花。木槿花古称“舜”,从草从舜,“草”是本质,“舜”即“瞬”,即开而落。这木槿花一样的女子,就是春秋时期的大美女——齐桓公的女儿文姜。

遥想几年前那碗老公手作木槿花豆腐羹,花朵洗净,嫩豆腐盐水浸泡去了腥,锅热倒油,姜末爆炒,豆腐切块放入,续水熬汤,水开入花瓣,淋上鸡蛋液,加入作料。花蕾清脆,绽放得清爽,有点像毛芋芋,滑滑稠稠,又比芋芋水润。老公戏说:这花有毒,我不吃。我说:你做的我喜欢吃,懂不懂,这叫美容花!

常人不知,木槿花营养价值丰富,蛋白质含量高,富含微量元素。花叶果根皮皆可入药,防治病毒性疾病、降低胆固醇。木槿花味甘性凉,食之清热利湿凉血,排毒养颜,吃木槿花早在《诗经》中就有记载。福建汀州人用木槿花和稀面、葱花,下锅油煎、酥脆可

诗和远方

那略含辣气的汁水,瞬时溢满口腔,又进入喉咙,慢慢漾开去。

童话里,森林小动物围炉夜话,锅里煮着萝卜,咕嘟咕嘟,沸声四溅。清水萝卜,幽蓝火苗,沸腾锅灶,耳边还有娓娓闲话。真是幸福的一种啊。这场面,放到眼下左冲右突的尘世里,怪清新,怪经典,也怪煽情的。

家的美好,就应该是个样子的吧。

入冬后,寒意四起。我们用萝卜白菜,制造出一种温暖宜人的气场。一种最简单的吃食,便是萝卜小羊肉。萝卜切丁儿,待用;羊肉切丁儿,过水。然后,清清淡淡一砂锅,加火熬煮。如此滑嫩的羊肉和萝卜,花椒、大料都显粗鄙了,不要也罢。几片姜,几截儿小红辣,丢进去。好了。随手找几段京戏,梅派的“贵妃醉酒”,听得人满心都是秋月旖旎;马连良的急板一段,上板就晃荡起满屋子的行云流水,叫人畅快地,惴惴地,不知怎么样安然消受这闲闲丰腴的幸福。

一个时辰悠然划过,撒几枝茱萸叶子,熄火盛汤,一人一碗。羊肉肥润,萝卜绵甜,那汤呢,又浓又清,梅派的旖旎马派的飘逸,兼而有之。人世间最好的生活,就在这氤氲炊香里深藏不露,家常得令人不敢相信这就是幸福。

萝卜有个古雅的字名,菜菔,或者萝菔。一听,像从《诗经》《汉乐府》里走出来的女子。很容易就让人想到了心思纯净、秀美轻盈的美女罗敷。头上倭堕髻,耳中明月珠。这种生活在田野、桑林里的清新健康型美女,跟华丽繁缛的红门金粉,真不是一个路子。看多了影视女模儿的厌世冷脸,把目光收回来,再看萝卜一样的美女,真是温暖简朴的大姐大啊,美而安详。

鱼,财主发现后,骂道:败家子,不会过日子。

这个笑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,所以每次吃饭时,我都偷偷瞄那幅画一眼。那时我还是小孩子,这个举动着实让大人觉得好玩。父亲知道后,每次吃饭都会让我们大胆畅想:等他涨工资了,大家最想吃什么?

母亲想买一兜小干鱼,每顿饭每个孩子分一条。大姐想吃一顿胡萝卜牛肉馅饺子,二姐想吃炖排骨,几个弟弟也争先恐后地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性格内向,只低头吃饭不敢发言,最后父亲点名让我说,我怯生生地说,他们想吃的我都想吃。父亲笑着答应了。有了父亲的承诺,我们也有了盼头。晚上睡觉钻进被窝,这个话题还在继续,我们姊妹仨挤在一起,闭着眼想着父亲涨工资后的餐桌,馋得直吧唧嘴。因为有了期盼,寒夜里也不觉得冷。1958年,父亲的工资由原来的29.5元,涨到了49.5元。那天父亲果然割了牛肉,买了小干鱼和排骨,母亲直抱怨父亲不会过日子,但父亲说答应孩子的话就不能食言。

那些年的冬天,我们家从立冬喝热汤开始,梦想便爬上了心头,暖了一个又一个冬天,直到春暖花开。

口,称“面花”“花煎”。可是,油炸太对不起木槿啊,用肉丝配也对不住她,仙仙儿的诗经美女怎可油炸,又怎可搭肉荤?可盐,豆腐、鸡蛋、虾仁;可甜,米粥、冰糖饮、蜜饮。

古时候的女子常用木槿叶洗头,发质乌黑亮丽,丝丝润滑。宁波老话“牛郎织女碰头,槿树叶叶洗头”。直到现在,宁波一些年长的妇女仍然保持着用槿叶洗头的习惯。

白居易赞咏“中庭有槿花,荣落同一晨”,木槿早晨开放傍晚凋零。开一朵谢一朵落一朵,枝上总是新花嫩蕊,花期又长,7月到10月,欣欣向荣。不似菊花、栀子,谢了的花留在枝头着实难看,木槿,虽是朝开暮落,却是让人看了不爽气,英英勃勃。

“槿花不见夕,一日一翻新。”木槿花一朵接着一朵开放,永远开不完的花朵,就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爱,不管经历多少风雨和磨炼,爱始终保持原本的样子。韩国人尤其喜爱木槿,定为国花,称其为“无穷花”。

若是有一座小院,必然将粉紫白色杂色木槿种遍,单瓣复瓣重瓣木槿栽全,槿条交叉,筑成篱笆,两三年后便密实得连猫狗都钻不进,夏时篱上开花,芭蕉出槿篱,闲时三五好友嬉笑采摘,制成可咸可甜的美味,何其惬意哉!

## 水灵灵的眼睛

□南京徐廷华

每天去莫愁湖公园散步,都会穿过小区的一片花园。这里有很多老人在晨练。那天我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,一手提着薄薄透明的大塑料袋,一手握着一把塑料夹子,低头将花园周围的枯叶、烟头、碎纸屑,抑或其他杂物捡进塑料袋中。昨晚刚下过一场雨,地面有点潮湿,有的杂物被行人踩过,黏在地上,小姑娘用夹子的一头轻轻地铲着。

我只看到她的背影,穿件粉色的圆领汗衫,一条淡蓝色的短裙,一条长长的马尾辫,脚穿红塑料凉鞋。干净、朴素。我走过去的时候,还回头又望了她一眼,刚好她抬起头,和我不经意对视了。我好生奇怪,我天天从这必经之路走过,怎没看见这陌生的小姑娘。

第二天,我路过花园时,在一个拐角又看见了她,她依旧在捡杂物。我站在小姑娘面前,微笑着问她:“小姑娘,你是一名志愿者?”“不,学校放暑假了,我帮阿婆做点事。”她抬起头望望我,两只眼睛忽闪忽闪,清澈如水。

“你上几年级?”我问。她傻傻地仰望我笑着,露出两颗洁白的虎牙:“二年级,过了暑假就升三年级。”

“那你阿婆呢?”“阿婆这两天病了。前面扫地的是我姥爷。”小姑娘手指前方。

我循声望去,一位穿橘红色马甲的中年人正挥舞着扫把扫地。待他渐渐扫近了,我看清楚了,这不是保洁工老沈嘛,常见到他。

我见了老沈,忙说:“小小年纪帮阿婆做事。多懂事的一个孩子。”老沈呵呵地笑着:“农村娃,懂事早。”

他让外孙女叫我“爷爷”。小姑娘甜甜地叫着,那水灵灵的眼睛闪动着。我和老沈闲聊着。知道他们一家来自安徽,女儿女婿在南京一家高科技企业工作,他和老伴相伴着做点事,如今娃大了,老两口在家里也没啥事干,双双在街道找了份保洁工作。“在农村弄惯了,闲不住,不是享福的命”,老沈自嘲地说着。

许是几十年的职业习惯使然,我对懂事的孩子总是特别喜欢。有天,我在家里找出几本注音的童书,有叶圣陶的《稻草人》、鲁冰的《小蜘蛛开店》,还有《安徒生童话》等,去送给小姑娘。小姑娘礼貌地叫了声“爷爷”,我从塑料袋里拿出童书给她,她微笑着,一本一本本地翻看着。忽然指着一本注音的插图本《唐诗一百首》对我说:“爷爷,这本书我有,妈妈给我买过的,您就不要再送我了。”停了停,她忽然想起了什么:“爷爷,这本书还是给我吧,下学期开学时,我送给我的同学李香香,她可想要这本书哦。”她仰起头望我,等待着我的回答。我爽爽地一口答应着:“好,好的。”

“谢谢爷爷。”她向我鞠了个躬,随后拿着塑料袋和长塑料夹子,满心欢喜地跑向一个去处,头后面的马尾辫一甩一甩的。早晨的阳光,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。我看到前面是她正在扫地的姥爷,她是把我送她书的事去告诉他。

从那以后,我没再见到那个小姑娘。老沈告诉我,外孙女这两天在家照应她外婆,外婆的病有点重了。再几周学校就开学了。可我心里仍惦记挂着她。她那天真、单纯、诚实、聪明的心灵,就像她那双亮晶晶水灵灵的眼睛,那样清澈见底,不含一点杂质。

人物速写

到了初冬,落叶凋零。下午带着儿子去乡下的阿姨家参加生日宴。一到她家,就被一阵阵欢声雀跃的鸟鸣声吸引了注意。

冬天似乎遗忘了这个角落,这儿依然生机蓬勃。

抬眼望去,夕阳就快落下,留下一抹红霞挂在树梢。虽已立冬,这些槐树叶子的边缘也已逐渐开始泛黄,麻雀们却一点不在意,仍是神情高傲地站在枝头,尽情卖弄着清脆的歌喉。

儿子还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阵仗,忙拉起我的胳膊向大树底下跑去。抵达后,扭着肥胖的小身子,爬上石墩,仰着头一动不动地看着这群林间的天使。不时还模仿着鸟儿“啾啾”地叫着,似乎要与鸟儿来个互相和鸣。

看着头顶飞来飞去的麻雀,听着那熟悉的鸟鸣声,一时间我的思绪也飘到了小时候。那时候,院墙外,也有两棵上了年纪的槐树。据说还是祖父小时候种下的,树干粗壮,树冠巨大,那儿也曾是鸟的天堂。

初冬的早晨,当我还沉浸在梦里时,悠悠鸟鸣,便将我唤醒。我实在不愿意爬起来,就在被窝里,静静地听着耳畔那不可捉摸的声响。时而急骤如暴雨,想把你全身淋透;时而悠扬如清笛,要向你倾诉衷肠。那声音忽断,忽续,忽急,忽缓,让我的每个清晨都拥有了诗意。

初冬的午后,鸟儿们纤细的脚趾轻轻落在院子上方的电线上,它们一会儿屏气凝神,静心细听;一会儿三五聚拢,闲聊畅谈。我还记得那时写作文,我都会不自觉地写上“数十只小鸟站在五线谱上,犹如跳动的音符”。

儿子拉了拉我的手背,示意我蹲下来。他凑到我的耳边,轻轻询问我可否抓几只小鸟带回家养,我给制止了。儿子还小,我没有给他讲长篇大道理,只是告诉他,将小鸟们带走了,鸟妈妈找不到宝宝会非常伤心。懂事的儿子点了点头,便到院子里玩去了。

鸟儿们在林间飞翔,鸣叫,给小院注入了无限的活力,也涤荡我心灵上的蒙尘,让疲于奔波的我寻得了安宁和幸福。

四时好景